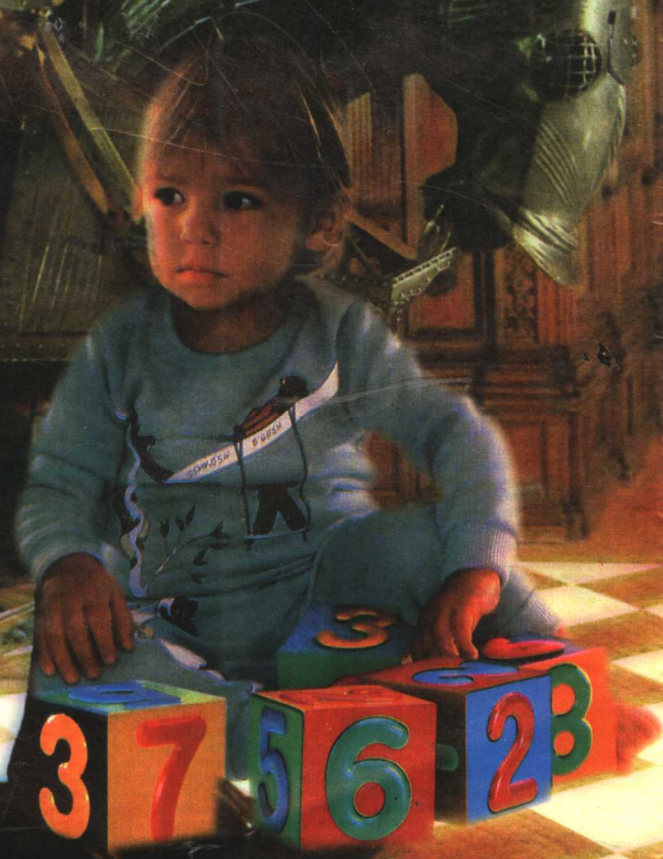


台湾小说名家代表作丛书

黄春明 著

时事出版社

儿子的大玩偶



台湾小说名家代表作丛书 古继堂主编

儿子的大玩偶

黄春明/著

耀 亭/编

时 事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53 号

图字 01—96—06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子的大玩偶/黄春明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6
(台湾小说名家代表作丛书/古继堂主编)
ISBN 7-80009-337-9

I. 儿… II. 黄…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9959 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375 字数:265 千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5.00 元

总

古
继
堂

序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文学大师如屈原、陶渊明、杜甫、李白、白居易、苏东坡、鲁迅等，早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以清贫保洁白，以痛苦护正义，宁可挨饿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台湾作家陈映真、黄春明等继承了这个传统，每次研读他们的作品，都令人敬佩不已。

被公认为“硬汉子”的陈映真，是台湾文学的一面旗帜。从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几乎所有的文学论争，陈映真不仅大都以主角的身份参与了，而且始终高举中国文学的旗帜，坚定地站在推动历史发展和时代潮流前进的一边，光明磊落，大义凛然，面众矢而无惧色，临危难而不后退。不管是乡土文学论战，台湾文学前途和定位的争论，还是与分离主义思潮

2 儿子的大玩偶

论辩中，他都既理直气壮，又以理服人；既不向恶势力退让，又不伤及善良但又一时不够清醒的人们。在这些文学与政治混杂的论战中，他始终把谋略和胆识，坚定和灵活结合起来，表现出大将和统帅的风度，常常使得他的对立面，也不得不或明或暗地表示出对他的佩服。陈映真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来自于正义和真理，来自于任何人都不能、也无法否定和轻视他的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陈映真大学时期，是学西方文学的。文坛起步之日，也受到过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影响。作品中反复描写的死亡主题和某种唯美主义色彩，便是这种影响的表现。但即使是死亡主题，由于陈映真具有较为积极的人生观，与现代主义文学常见的纯粹颓废性的死亡主题，也有所不同，它总是带着人生的积极的启示意义。即使唯美主义倾向也有区别。陈映真的唯美主义色彩，含有强烈的美的感染力和积极的美学价值。短篇小说《我的弟弟康雄》读后，就像掀开了美感的喷泉，令人久久品味不尽。难怪女作家三毛说，读了《我的弟弟康雄》，才知道什么是美。陈映真被认为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此点我有同感。台湾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不止陈映真一个。在有的作家作品和言谈中，有时也流露出对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某种认同。这种认同，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代表的真理和体现的美好理想的喜爱。陈映真的社会理想，比如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同情弱小民族，同情苦难的人民，主张人类平等；他的社会学理论，比如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去分析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本质等，的确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应和。他的这种理论密切指导着他的文学创作，并且体现为他作品的重大主题。从1967年至1973年，他蹲了七年监狱。但这七年监狱生活却使他成

熟，正如两句新诗所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陈映真出狱后，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他的目光更加深邃。他的创作题材和主题，由内向外辐射，紧紧抓住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进行深入揭露和解剖，创作了一系列台湾文学中破天荒的重型作品，如《夜行货车》、《云》等。这是台湾文学历史性的重大收获。这些题材新颖，内涵丰富、主题深邃、气度恢弘的作品，矗立成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高峰。进入80年代之后，陈映真的作品虽然越来越少，但屈指可数的几篇作品，如《山路》、《铃铛花》、《赵南栋》等，却因独特的题材和深度，构成了陈映真创作的又一个新的阶段。这几篇作品中，《山路》有着山一般沉重的份量。这是一篇十分优秀的政治小说。作品的女主角蔡千惠，一天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后突然病倒，病情十分严重，但病因却无法查出。直到故事结尾才真相大白。早年她的情人革命者黄贞柏和战友李国坤突然遭到逮捕。李国坤被杀了头，黄贞柏被终身监禁。这悲剧是蔡千惠的哥哥出卖造成的。从小向往革命的蔡千惠，为弥补哥哥对革命的罪过，毅然以少女之身充作李国坤烈士在外结婚的妻子，经过漫漫山路的跋涉，来到李国坤的家，当牛作马照顾李国坤的老人。老人去世后，她又以嫂娘的身份，把李国坤的小弟弟李国木抚养成人。李国木夫妻也像对母亲一样尊敬蔡千惠。这个人世茫茫中多少人的生命早已转化成了历史；历史仿佛也变成了不变的陈迹。但蔡千惠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成了陈迹的历史，竟然又跳起了生命的浪花。报纸上那则消息讲的是终身监禁的少女时期的情人黄贞柏，竟然从那历史的死灰中活了过来，被释放回家了。蔡千惠百感交集，万念窜动。年老之身难以承载这悲喜剧的撞击，于是一病不起。当她死后，

人们从她的遗物中发现一封写给黄贞柏的深情的信，才弄清原委。这篇小说不仅故事生动曲折充满悬念，而且始终涌动着一种无比深厚的革命情意；不仅山路的跋涉象征着革命虽然艰难但却永不止步的精神，而且蔡千惠难以想象的终生献身与出卖革命的哥哥的反革命嘴脸相对比，激发出鲜明的爱憎，深扎在历史土壤中的蔡千惠大山般的形象像圣母一样既不可动摇，也不可侵犯。这篇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它是80年代台湾政治解禁后，政治题材小说空前活跃的产物。这篇作品标志着陈映真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达到的又一个高峰。

比起陈映真来，黄春明是较纯粹作家型的人物，他的政治理想和文学主张主要通过小说来展示。黄春明的创作成就与陈映真相匹敌。所不同的是他的小说具有更浓郁的台湾乡土色彩。讽刺手法的多样性的运用，使他的小说具有更犀利的批判锋芒。在《我爱玛莉》中，作家以漫画式的手法，活画出了崇洋媚外者大卫·陈（陈德顺）的丑恶嘴脸。他对洋人的狗是“爱狗如妻”，而对妻子却是“妻不如狗”。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為了讨得洋人的喜欢。作品所反映的在西化的背景下，台湾社会出现的这种新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黄春明的笔下，有着性质不同的讽刺，对待大卫·陈是致命一击之，而对待《锣》中的憨钦仔，却是“怒其不争”的善意鞭策。憨钦仔是典型的现代阿Q的形象。作者选择了一个吸烟屁股的细节，来表现他流浪儿的形象，十分传神。他小心地吸那短得不能再短的烟蒂，像吻别一样。当容不下嘴唇时，他还捏着那最后一点点地方，吐出最后一团烟雾，觉得畅快死了。他明明失业了，打锣的饭碗被喇叭车夺去了，他却很不以为然地说：“碰巧我憨钦仔不想打锣，他捡去干罢了，干

伊娘!”肚子饿了去偷人家的白薯,被小主人发现追来,他躲之不及,灵机一动把裤子脱下来装拉屎。少年追来时,他反守为攻,倒打一耙,骂那少年是想吃屎的。那少年目瞪口呆反觉理亏。憨钦仔顿时变被动为主动,反败为胜。真是阿Q再世。黄春明仿如鲁迅的真传弟子,不过,憨钦仔的精神胜利法与阿Q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苹果的滋味》中,作者描写美军军官开汽车在台北横冲直撞,酿成车祸,将一台湾男人双腿撞断。被撞者获得一些物质赔偿,有些人不但不气愤,还认为受害人因祸得福,羡慕不已。这是对愚昧无知缺乏民族自尊者的讽刺。此外在《小琪的那顶帽子》、《小寡妇》、《莎哟娜拉,再见》、《儿子的大玩偶》等作品中,都有不同性质的、多触角的、十分丰富的讽刺内涵。在当代台湾作家中黄春明的讽刺艺术极少人能与之比肩。黄春明通过多种题材的开掘和多种人物的刻画,使他的作品构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台湾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画图;在人物形象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很少有人能够企及。他笔下的各种人物,都栩栩如生。值得称道的是,黄春明在塑造人物时,有着鲜明的分寸感。不以人物的身份为爱憎,而以先进的思想为准绳。比如《溺死一只老猫》中,作者塑造了阿盛伯为代表的一群土生土长的老农的形象。黄春明以热爱乡土人物著名;以塑造乡土人物著称,但在《溺死一只老猫》中他对阿盛伯等老农却是鄙视和否定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代表的是保守落后思想;他们反对修建游泳池,盲目地反对现代文明。当游泳池建成之日,阿盛伯极端看不惯男男女女穿的泳衣,于是自己脱得赤条条地,对着男女青年说:“要脱嘛就干脆像我这样脱光。”他扑通一声跳进深水区,再也没有起来。接着,一边是阿盛伯的棺材经过,一边是游泳男女的欢笑声。这表现了现

代先进代替保守落后的主题。据说黄春明还十分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每当新作面世，他常常以不同方式收集读者反映。有时，他像皇帝微服私访一样，悄悄地到书店，听取读者对他作品的议论。他在一篇序中写道：“我要知道，我的作品经过读者之后，是被唾弃的，还是被欢迎的。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是否被社会接受，然后让这成败的后果，回到我的心灵深处发生作用，希望化成新的作品出来。所以我自然的会关心书的销路，我曾不断地逛书店，我会竖起耳朵，窃听别人如何谈我的小说。”^①

陈若曦在同代作家中虽然并不年长，但由于她的成熟稳重，多谋善断，却是一幅大姐姐的形象。在同代作家中，她的创作道路是十分独特的：土生土长的台湾姑娘，大学时期却成了以白先勇为首、成员多数为大陆去台青年的“现代文学社”的骨干人物；满可以拿到美国的洋学位，谋个大学教授安度一生，但她却于“文革”前夕回到大陆，“文革”灾难，使她受到伤害。她后来又离开大陆，漂泊海外。陈若曦是台湾的小说大家之一。她的作品不是一幅幅呈现单一色彩的素描，而是色彩斑斓的油画。由多种造形、多种颜色、多种技法构成。既有现代派的，也有乡土派的；既有写实的，也有超现实的；既有传统的，也有外来的。她的早期作品《辛庄》、《妇人桃花》和《最后夜戏》等，充溢着台湾的乡土色彩，涌流着台湾农家的情感。她的《钦之舅舅》、《巴里的旅程》、《乔琪》等作品，都是实验现代派留下的脚印。离开大陆后创作的《尹县长》集子中的六篇小说，无疑是现实主义

^① 黄春明：《好几千个人的眼睛呵》，《莎哟娜拉，再见》，第35页至36页，台湾远景出版社1974年3月第1版。

的写实之作。陈若曦的中短篇小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境界。但她的长篇小说，却更值得重视。在她的《归》、《突围》、《远见》、《二胡》、《纸婚》等长篇小说中，《突围》和《纸婚》的成就，更为突出。前者有着非凡的艺术独创性。作者以整体性的象征手法和套层结构相穿插，构成一个放射性的、奇妙的、不断扩展的艺术世界。一是整体象征，即观念上人物命运的集体突围；二是小琴从“自闭”症中向外突围；三是第三者从不正当的情感中向外突围；四是男主角从现实的苦闷处境中向外突围。这一层套一层，又一层推开一层的突围，围和突的开合关系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潜藏着深深的人生哲理。后者《纸婚》，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姑娘在危机情况下的高贵品质。人，时时处于内外在矛盾的冲撞和碰击之中，陈若曦在沉稳多谋的性格中，有时内在情感又过于炽热。因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又遭遇困扰和苦闷。

施叔青是一位有台、美、港三栖经历的作家。她的创作题材和风格，明显地随着她栖息地的变化而变化。早期，台湾鹿港古镇的民风 and 社情与台湾西化初期的文化思潮相遭遇，孕育了施叔青《约伯的末裔》集子中那些古怪的作品。施叔青大学毕业去了美国之后，开始描写人世的不幸和困扰，旅美女性华人的悲苦遭遇，成了她故事的中心。《常满姨的一天》中的常满姨、《回首，蓦然》中的范水秀、《“完美”的丈夫》中的李慷等，都是那移民世界特殊生活折磨下的特殊的牺牲品。笔者在《台湾小说发展史》中写道：此时的施叔青，才真正从幻想的空中回到了人间。施叔青定居香港后创作的《香港系列故事》，标志她创作的第三个阶段，也是香港文学的重要收获。不过读者不能企图省心地期望作家从那生活画图中提供出现成的摆脱窒息的方法和出路。需要靠读者

8 儿子的大玩偶

自己在阅读中展开思索，挖掘画图中的理性埋藏。

上述四位在资本主义世界生活和创作的小说家的作品，尤其是陈映真、黄春明的小说，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精品。他们对资本主义犀利的批判锋芒；对下层劳动群众的深厚同情和关怀等是值得称道的；他们那种始终坚持作家的创作理想和创作原则，始终坚持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用火去焚烧周围的荆棘，用澄清剂去澄清周围的混浊的精神，更加难能可贵。时事出版社以独特的眼光和胆识，把他们的作品推向市场，是值得敬佩的。

1996年3月14日

于北京西郊寒舍

目 录

“城仔”落车 · 1

青蕃公的故事 · 7

 锣 · 27

溺死一只老猫 · 98

 我爱玛莉 · 118

儿子的大玩偶 · 166

 小寡妇 · 188

苹果的滋味 · 276

看海的日子 · 301

附：黄春明写作年表 · 350

「城仔」 落车

这天七度，天气很冷。

16点20分往南方澳的班车，由宜兰汽车站开出了。旅客特别稀少。

“阿妈，城仔到了吗？”阿松有点等不及。其实也不全是那样，总是很矛盾。

“到了自然会下车。你急什么！”祖母的心情更沉重。城仔，她从来就没来过。她问邻座的旅客：

“到城仔还有几站？”

“再有三站就到。”邻座的反问：“你从哪里来？”

“瑞芳。”

“到城仔做什么吗？”

她听到了，但没回答。到了一站，邻座的人下车了。

车厢里很静，没有人说话，只有发动机的声响。马路上行人很少，汽车一路奔跑都不用按喇叭。沿途的小招呼站，也没有旅客上下。

阿松和祖母坐在靠门的前座。小孩子高跪在椅上，眺览窗外。后来他的兴趣又移到玻璃上的蒸气乱涂。他才9岁，早患佝偻痼疾，发育畸形，背驼脚曲，面黄肌瘦，两眼突出，牙齿也都蛀黑了。说起话来，声音尖锐刺耳。那祖母给人的印象大约有60开外的光景，事实上她才50岁。岁月和生活在她枯干脸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她不曾笑过，那种表情严肃得和冬天一样。

到了桥头，又有人下车，她算下两个站了。当汽车开动，老太婆问车掌小姐说：

“城仔到了吗？”

“你到城仔吗？刚过了两站。”

“糟糕，下车下车。”她急得站起身来。

“现在不能停，到下一站过桥的那一端下车吧！”

“那怎么可以。”像自言自语，她失望地坐了下来。

汽车在兰阳大桥上跑。她埋怨的事很多，现在最令她不安的是，汽车跑得太远了，并且不能即刻就停止。

汽车到了复兴村停下来了。老少两人一下车就被车外的昏暗与北风吞食，暮色中，除了大桥和马路，所有的东西都颤抖，而夜魔的足步越发的紧迫。

这凄凉又陌生的环境，令他们害怕。阿松更怕，他紧紧地拉着祖母的裙裾，挨近她的脚蹲下来。祖母向马路两头探望，很想随便遇见一个人，问问时间。过了很久，谁都没遇见，偶尔张篷的大卡车，像一头怪物掠过之外，什么都看不见。

“阿妈，我们怎么还不走呢？”

“我们等返回宜兰的车到城仔。”

他们就站在原来下车的那个招呼牌等车。风刮得更起劲，天气更寒冷。他们紧咬着牙，互相沉默了许久。过了些时，往宜兰的车来了，远远的到近近的，又过去。

“唉！该死！怎么不停呢？车上不是清清的妈？”

她仍不知道，那地方是往南方澳的招呼站。

“阿松，我们还是走着回去好。大概不会太远吧！不要误了5点，你阿母在那里等着我们呢。”她牵起阿松开始走，很慢的，但他们已是尽了最大的力量。

“噢！这座桥这么长，会走不完吗？”其实她烦恼得没有这份兴趣注意这些，只是想提起阿松的精神来。

阿松越走越慢。

“阿母说，等你到她那里，她要叫个外省人的爸爸，替你买衣服和鞋子。”

“快点走呀，忍耐一下，我知道你很辛苦。大概5点到了，那就糟。不会吧！快5点就是了。赶快，走快些。”

不管她说什么，阿松再也不会感到兴趣与重要。冰冷刺骨的风，不断地从他的短裤头灌到全身，使得他每一个骨节都感到酸痛。起先还可以勉强，但越来越走不动了。

“你猜，现在会是5点了吗？”她十分焦急。他依然没有回答。脊椎骨的冻痛再无法教他忍耐了。

“怎么？哭了。你是知道的，我连蹲都蹲不下来，怎么能背得动你。龙骨又痛起来了？那一定很痛。等我们到你阿母那里，叫她烧水让你泡泡就会好。快，不能停下来。”她的心都焦了。她知道阿松等会的情形会怎样。那样他们在5点之前，一定赶不到城仔。赶不到事情就不堪想像了。她不敢再

往下推想。

这次，他们祖孙两人，一道来城仔找她的女儿阿兰，也就是阿松的母亲，另外还有阿松的新爸爸。这是他们命运转机，可能从此他们的生活就可好转过来，不然，不然，那就是更大的不幸。

阿松很怕遇见陌生人，因他的体形，陌生人对他的注目，从小他就很敏感了。他和所有的小孩一样，喜欢在母亲的身边过日子。但是母亲没让他获得这份温暖。她远离家到外地充当妓女维持他们的生活。

阿兰自己觉得，一直操这种职业也不是办法，曾同老人家商讨的结果：只要男方答应，连老人和阿松一并带在一块儿生活，其他的别无要求。经过一年多，这次好不容易才遇到一个姓侯的退伍军人向她求婚。他参加开拓横贯公路，有些积蓄。老人向妈祖求签结果，妈祖也赞同这桩婚事。

“怎么？真的走不动了！”她看到阿松突然蹲下来哭时，她慌张了。

“再走一点，快起来走一些就好了。你一向都是很乖很听话的啊——”她以哀求的口吻恳求，“快起来。看，天已经很暗了。”

他只顾哭，而哭声越哭越大越伤心。

“你听我讲，不要哭了。你阿母同我约定5点钟在城仔等我们。要是我们迟了，就会找不到她，我又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所以我们必须赶快走是吗？快，我想还来得及的。假使慢了八九十分，她也会等！”本来她急得就要火了。但她还是努力压着气，尽量温和地鼓励阿松。

“我的骨都断了，你还叫我走！走！”阿松耐不住气，大声地哭嚷起来。他虽年小，不过比起一般的小孩子都懂事，他

知道怎么才不至于令成人感到厌烦。像此刻的这种情形，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

“不能走，不能走那要怎么办？”祖母也沉不住气了，她盛怒地，“该死的不死，你怎不去替不该死的人死。真的前生前世不知做了什么大不德的事，才受你这驼背的气。”

阿松哭得伤心极了。

“好！你不走就不走吧！我就把你扔了。”她说了就要走开。但阿松牢牢抓住她的裙子，坐在地上不放。

“不要你碰我，我恨你。放开，你是累赘枷。”她要抛开他的手，“死孩子，放开，放啊！你不走抓我这么紧干什么？”不管她怎么挣扎也挣不开来。

“死阿妈，死阿妈！”阿松由恐惧与怨恨，迸出一股奇力，牢牢地把祖母钉住，并大声哭骂。

“好，我去死，你把手放开。”她拧着他的手，甚至于狠狠地掴他，终归无效，“唉——我的命好苦呀！太凄惨了。神明要是真的有灵的话，就让我即刻死掉吧！”她也哭起来了。寒风也哭了，天更暗。

最后，幸亏守桥的卫兵，替她挡了一部卡车，让他们到城仔。

“请问现在是几点了？”

“5点8分。”司机回答。

“请开快点好吗？拜托拜托。”

“马上就到的。”司机另外再问了许多话，她都没有回答。她一上车就坠入沉思：

……阿兰过了时间，还会在那里等吗？她不在那里就糟了。不会的，她一定还在那里等着，还有她的丈夫也在那里。不，不，他也许很忙不会来。这样更好，否则他看到我们这